

# 無緣社會

宜蘭分署

三等書記官 蘇春蘭

(本文曾刊載於 105 年 9 月 5 日出版之「執行園地」第 9 期)

按下列印的符號，豎起耳朵，影印機窸窣地捲入紙張，同時盯著螢幕，手裡已經在輸入下一份公文。聽著窗外微風吹拂，但它似乎翻不動安詳的落葉，聽著車子轟隆咆嘯，但它似乎只是低速駛過，一晃眼，桌子右手邊早已堆積成了一座藍色小山，辦公室裡，秒針與時針不斷相互競走，唯一停下，是左上方的電話聲響起時。

接起電話，電話那頭各式各樣的問題接踵而來，可能傳來的是義務人的抱怨、斥責，「我工作也沒賺多少，你現在扣我的薪水要我怎麼過下去」、「我什麼通知都沒收到，為什麼你們就在執行」、「我不是已經繳過了嗎？你們怎麼又要叫我繳錢」，或是義務人的詢問、請求，「我接到你們分署的通知，這是不是詐騙」、「我現在經濟上有困難，能不能辦分期」、「我不知道有這個罰單，這是在哪裡被罰的」，除此之外，工作一年半以來也常常接到社工或社福團體替義務人諮詢的電話，這類型的義務人往往有多個共通點——不識字、獨居、老人。

2010 年日本 NHK 電視台播放了「無緣社會~無緣死 3 萬 2 千人的衝擊」的特別節目，某些人失去與家族連結的「血緣」、與故鄉連結的「地緣」、與公司連結的「社緣」，無血緣、無地緣、無社緣，此即「無緣」，漸漸地人情淡薄、不再有交集的社會，就是「無緣社會」，而這些人有的是收入低於最低生活費用、沒有足夠的儲蓄、沒有可仰賴的親人的高齡者，成為所謂的「下流老人」。在高齡化急遽發展的臺灣，並非看不到這種現象。

在宜蘭，總人口數約有 46 萬人，其中 65 歲以上的人口數約有 6 萬 6 千人，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四，所謂的「下流老人」，

經由現場執行、社工或社福團體來電不難接觸到，而這類的獨居老人所滯欠的案件有時是監理站的燃料費以及稅務局的使用牌照稅，詢問他們後會發現未繳納的原因，有的是「根本不知道要繳」，又或者是「車子已經不見很久但沒去辦理報廢」，還有就是「年輕時候買車給子女使用，但子女後來就再也沒跟父母聯絡」。血緣、地緣、社緣本來是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細線，細線連結彼此形成羈絆，但當無緣徹底與社會斬斷牽絆時，這些獨居老人不關心、不理會、不溝通的生活模式就漸漸成為常態。而打破常態的情況，往往是這類義務人的存款被扣押，或者是刷存簿時發現儲蓄已經被扣走，領的可能是社會補助，打電話來說明，但因漠然置之的生活型式，送達生效，過了法定的異議期間，這筆錢又回到了國庫，形成了一種無限的循環。

社會從「有緣」到「無緣」，如何使「無緣」再「結緣」，在執行案件過程中，社工或社福機構的確扮演重要的角色，有時，先透過他們的諮詢可以更加瞭解義務人的生活狀況、經濟條件，再經由分署內部的關懷弱勢辦理計畫，引介專門的社會扶助基金會定期個案協助，慢慢地使這些人再次與社會結緣。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高度工業化、都市化的時代，網際網路帶來了便利也產生了疏離，疏離造成了無血緣、無地緣、無社緣，但當我們對這個「無緣」多了一份關懷，此時，結緣已然開始發酵，它就像是一條河流，只要開始流動，就不會止息。